姓名：莊勝凱

現職：聲音工作者

流浪國家：日本

流浪計畫：感受日本的壓抑文化與聲音美學，
探索自己的聲音能傳多遠，表達多深。

開始這趟旅程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母親離世的衝擊，發現自己對於許多事物的感受力下降，其實這樣並沒有不好，只是換個方式抽離看待這個世界，我漸漸開始對自身從小到大這種抽離與壓抑的情緒產生好奇，印象中接觸到的日本電影、文學等作品大多都會出現武士、切腹、極致的美、壓抑的情節又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帶有儀式感的舉動，我常常在想，生活有需要如此用力嗎? 當我更理解到自己的個性後，想想壓抑似乎是一種用力的行為，我打算去日本看看。

一直以來以模組合成器演奏做為志向，但對於日本蓬勃發展的聲響藝術與合成器場景卻一無所知，觀察日本對於外來文化的衝擊總是能夠轉譯並發展出獨特的樣貌，這是我非常有興趣的部分，日本又屬電子樂器、合成器發展的大宗國家，所以決定帶著我的器材前進日本，並以東京、大阪為主軸，期望在陌生城市裡激發出更多火花。

東京是個處處都有活動的城市，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演出活動隱藏於冰冷大樓內、住宅區的地下室。

與友人提起此次的計畫，洋洋灑灑的條列出藝術大學等各式學術單位，他卻笑著說這種生活不就是要去「涵洞」裡面尋找嗎？

看的第一次演出讓我非常有印象，現場只有我一位觀眾，台上是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三人組實驗樂團，編制是薩克斯風、人聲、模組合成器。 在日本常常可以遇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帶著家當演出闖蕩的藝術家，這次他們邀請日本兩位演奏家即興。演完後我在椅子上動彈不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電吉他，要彈不彈甚至大多時候是沒有開音箱，僅僅利用電吉他微弱的聲響，演奏方式有如身體肌肉放電的抽搐模樣，卻很「和諧」，原來一旁的鼓組也在追趕著電吉他手的呼

東京看的第一場演出

吸，其他聲部一同跟上，彼此追趕、破壞，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在日本了，原來演出是這麼自由的事情啊，原來這就是「涵洞」！

城市的早晚氛圍截然不同，早上擁擠卻安靜出奇的電車，與晚上零星觀眾卻充滿能量與聲響的空間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感受到的日本總是存在著兩種極端，我正試著體會極端之下的平衡。

首站落腳處是位於高円寺的車站旁，這裡是許多龐克音樂人與藝術家的聚集地，每晚街頭充滿生命力，各式店面的吵雜聲與其他地方非常不同，一個禮拜後我搬到車站另一頭的住宅區，距離五分鐘的路程，宛如兩個世界，這裡的生活條件提升，人的裝扮、步行速度、聲音、距離也都隨著車站分界不同以往，這樣的差別讓旅程的孤獨感增加了不少。

我發現日本的社群連結非常緊密，有次去看了場「模組合成器」演出，到了場地後發現所有人都帶了自己的器材（還不能太大），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場演出並不是真正的「演出」，而是大家帶著自己的小器材來 Jam(合奏，而模組合成器除了聲音上的合奏以外還可以藉由線材串連彼此器材的電子訊號進行更深層意義的合奏），知道後馬上衝回去帶我的合成器過來，由於參與者的經驗參差不齊，所以過程中還有個帶領者分享電子音樂的脈絡、音色、編曲等等概念，我很訝異這種現場不是發生在學校而是酒吧。

與當地接觸即興社群玩耍

誤打誤撞的模組合成器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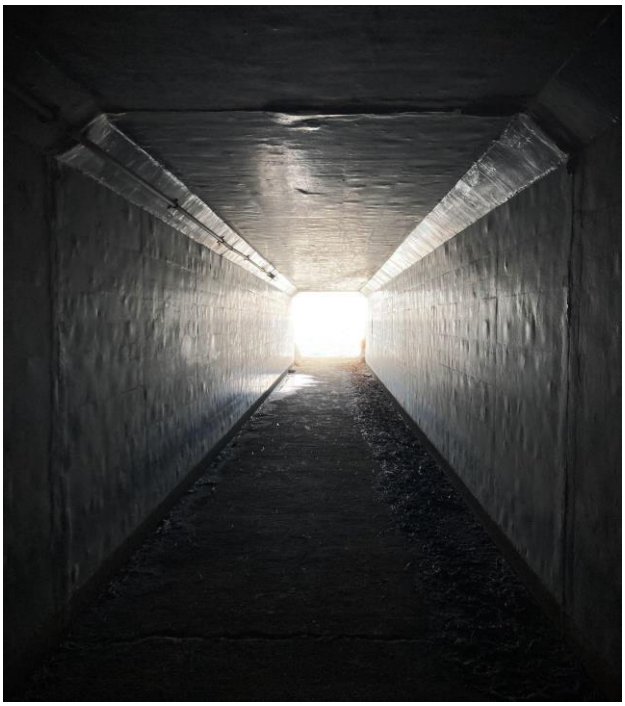
隨著旅行時間的增加，孤獨感也更深，一方面享受著大城市的喧鬧，另一方面也因為吵雜而迷失，雖然都有演出活動，旅程也符合當初的計畫進行，但感覺被困住了，這個充滿能量的城市沒有一刻是真正安靜，爆炸的資訊雖讓我體驗許多但同時也無法消化，物理與心靈皆是，所以決定暫時逃離原本的計畫。

這股衝動讓我去了二宮，二宮是位於神奈川南邊的一個小城鎮，這裡沒有任何觀光景點，看不見觀光客，唯一熟悉的是山、海以及大賣場，接下來的兩個禮拜跟電子音樂場景完全沾不上邊，每天早上騎著腳踏車去爬山、看海、撿石頭、晚上煮飯、逛賣場、研究戰國史。

每天爬山、看海、撿石頭的生活，讓我開始專注於觀察任何我所能接觸的事物，路上的招牌文字、深山神社與植物、裂了兩半的石頭花紋、海邊防洪閘門的聲響..等，可能是因為這裡沒有太多城市刺激，任何能夠觀察的細小事物都變得非常巨大，加上獨居實在太安靜了，我常常得打開電視聽新聞，這個行為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只有自己獨處的狀態，或許這正是為什麼聲音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存在，我開始思考聲音對我的影響，體感也正影響著我，走路與呼吸的頻率、自然聲響的規律，這些體驗再轉化回演奏時，我發現更能在演奏當下找到聲音與聲音之間的空間與表達了。

山裡的樂園

神奈川海岸線的石頭



有獨特殘響的海岸涵洞

回到台灣後，我把在日本的觀察方式在台灣使用，我想有時候我們必須與被觀察的事物產生距離才能有觀察的空間，距離產生空間，距離同樣也是時間的變因，回來聽在日本演出的音檔發現，這兩個月的過程讓聲音與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聲音的先後、快慢、動態，騎車的速度、走路的距離、呼吸的頻率，這些都有不同，語言不通時會聽得特別用力，文字也看得特別用力，我想把這個心態延續下去，不把任何事當成理所當然，對我來說聲音與表演好像又跟生活更近了。

在吵雜的城市忘記聲音，在靜謐的時刻想起聲音。